

故土
鄉情

故土鄉情

叶龙虎 著

宁波出版社

故土鄉情

合弄的山山水水，難以割斷的鄉音鄉情，年齡
鄉的依戀愈深。老家在二六市、同屬於今日的姚市、
又亭、我作家的歷史的
老、滄桑的土地，感
我去尋訪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故土乡情 / 叶龙虎 著. — 宁波: 宁波出版社,

2010.08

ISBN 978-7-80743-611-9

I. ①故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51305 号

故土乡情

作 者: 叶龙虎

出版发行: 宁波出版社 (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)

责任编辑: 曹 亮 沈建国

装帧设计: 新锐视觉

封面题字: 夏 明

印 刷: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: 180 千

印 张: 15

印 数: 1-4000 册

版 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43-611-9

定 价: 28.8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

我们共同的姚东

◎荣荣

我承认自己交游不广，在读这本书稿前，还没有见过叶龙虎先生，只是跟他的朋友夏明是老相识。朋友的朋友自然也是朋友了，夏明转来叶先生的书稿，让我在书前写些话，推却不过，就斗胆应下了。看了书稿后，内心的忐忑却更深了一层。因为这是一本有分量的书稿，我这个平时只喜写些浅显小诗的人，对这样一本书稿指指点点，实在有些不合适。但答应了的事，一言既出，也不想让驷马追上的。况且自己也是余姚人，权当是一次学习，然后写一点阅读心得吧。

叶先生出生地属姚东五镇，这是一块在人文意义上颇有些尴尬的地方。因为姚东五镇的三七市、丈亭、河姆渡、大隐、陆埠等旧属慈溪，长期为余姚史界所淡忘。引用叶先生的朋友的话就是，“余姚关注的是‘历史的余姚’，而慈溪关注的又是‘现今的慈溪’，姚东五镇似乎没有昨天”。但再尴尬的区域，也是整个大千世界的一部分，也有像当地的河姆渡遗址一样悠长的 7000 年文明传承，淘起古来，也能挑上几大箩筐的。在当地人的记忆中，这里一样有学堂有庵堂，有老街有古村，有小桥流水人家，也有“九进十明堂”的钱家大院，

有不负农人作的广阔乡野，众多不乏诗意的溪河湖泊，更有像叶先生那样土生土长的文人对故乡的追忆与牵挂。所以，不必太担心那种尴尬，被外界适度的遗忘，也许是一种更好的积淀和过滤，让那些真正经得住时间洗涤的历史在流淌的血液里回响。

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有幸能从叶龙虎的文字里，感受到那块土地特别鲜活的记忆。这本散文集写的大多是他的家乡人事。书写家乡事，叶先生自然是如数家珍。也许想说的太多，太渴望读者的深入和了解，使得他的文字语速很快，信息量非常大，情感浓得化不开。尽管很多东西只能挑重点说，只能点到为止，却仍不失朴实、真诚。我们从他的字里行间，对他的家乡物事留下了亲切和深刻的印象。比如二六市，他的描述，总令我不自觉地想起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场景；比如老街，那么多店铺令人目不暇接，这些不大却各具小镇特色的店铺，仿佛我们也在其中操持过，而店老板与伙计的形象又亲切得像极了我们的身边人；比如“瞎子唱新闻”，这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，曾在江南广为流行的民间文学传播形式。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文学形式，藏族伟大的史诗《格萨尔王》也是以这样口口相传的形式，经一代代传唱艺人不断加工改编创作而形成今天的模样的。只可惜，江南这一带传播的故事多为短篇，也许只为当代的地方戏剧，贡献了多个故事原型。

叶先生是个有心人。这块他赖以成长的丰厚土地，他以不尽的留恋和赞美来予以回报。他有意识地围绕家乡，像一个老农在耕作土地那样展开他的文字，我仿佛跟随他走进了时光隧道，在几百年前的老街流连，看一千多年前的鸡鸣湖水涨落。对于家乡丰厚的文化底蕴，叶先生又自如地利用通志、地方志、族谱等原始史料，用不失活泼的扎实文字给出了证明，并在历史和现实中，生动地穿插了个人独特的人生记忆，留下了他对于家乡历史人物事件的个人追思。可以说，这既是一本厚实的散文集子，对于他的家乡来说，又是一本优秀的具有文献价值意义的人文著作。

总之，从这本集子里，我品出的是叶先生的怀旧情结，品出了一个现代人面对当下的些许落寞，也品出了他对流逝事物的一份豁然。有时候世界很大，很多人因为找不到自己心灵的故乡而深感人生的空旷；有时候世界又太小，很多人感觉着一份人生的逼仄而备感压抑。叶先生的文字，让我们也读出了家乡对于他的人生意义，那是一种真正的心灵归宿的感觉。因为有这样一份对家乡的浓厚眷念，叶先生在世界的空旷与逼仄之间，找到了人生的平衡和释然。我很高兴又多了一个文学上的朋友，又结识了一个有情意的人，我也乐意向更多我认识的宁波朋友，荐介他的作品。因为书里的姚东，也是宁波人文版图里的重要穴位。



活出意义 写出精彩

◎陈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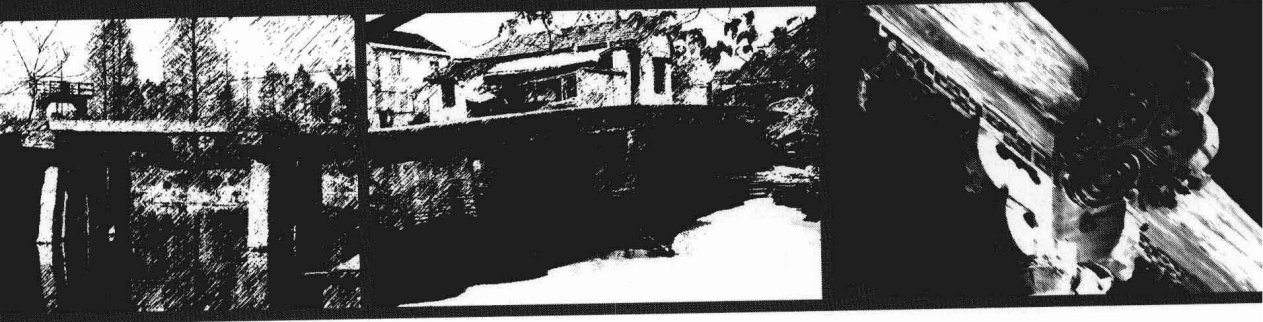
活出成果、活出业绩，无疑是所有精明强干的人毕生为之追求并能追求得到的，但同时又能活出人生的色彩、人文的意义，则是少数杰出人士才有的专享。叶龙虎便是这为数不多的出彩者之一。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，他是中国注册会计师、高级会计师，至今他还担任着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、宁波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。在他的业余领域，他又参加了摄影家协会、作家协会、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等多个协会。为此，余姚电视台曾先后两次制作过他的电视专题片《叶龙虎姚东访古》和《蚂蚁人生》。而这蚂蚁人生的亮点，正在于他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，坚苦卓绝地用文字演绎着浙东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多年来，他勤于耕耘，所写文章常见于报端；平时，他也醉心于打理自己在《新摄影》上的摄影主页；在“敏思”博客上，他用真性情营造可与他人分享的精神家园。

大千世界，虽说无奇不有，但更多的却是非常刻板、非常世俗的生活之流，以及生活中那些千篇一律的媚俗追求。有的人可就不同了，他珍视文化、发掘文化，同时又尽力去留住文化、光大文化，甚至还能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到文化之中。本书的作者便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。近年来，叶龙虎四处奔走，上下求索，笔耕不辍，他决意要为家乡的山形地貌、民俗风情、沧桑人事，留存一份坚实而完备的档案。于是，我们得以有机会看到历史河流里的无择浦、寂寞

的进士第、鸡鸣山下的明德观，以及芦山寺与妙善大师、官桥和陈布雷等等几近湮灭的过往。毋庸置疑，这当中每向前跨出一步，叶龙虎都有艰辛的付出。他涉笔的区域虽然不大，但他真正可以说是踏遍了那一带的山山水水，寻访尽了滋养他的乡音乡情，一如他的自我表白：“无法舍弃的山山水水，难以割断的乡音乡情。”因此，他珍惜每一处遗存，关注每一段人事，看重每一个细节。与那些热衷于用金钱堆砌不锈钢大理石的“盛世胜景”不同，叶龙虎则用双脚（当然也借助四个轮子）寻找真实存在过的人文遗芳，然后用双手、用文字将它们一一提取、修复、重现。作者兴致勃勃地在自己的文章中凸现地域特征，热情有加地在字里行间散发乡土气息，很容易地“唤起”熟悉一方水土的人们对往昔生活的诸多回忆。这不由得让人想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对“美”所下的定义：“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，那就是美的。”一个人写篇美文并不难，难的是下半辈子尽写美文，直到让美文结集成书。

宁波一直有着良好的乡土文学传统，巴人、鲁彦为其中的优秀代表。虽然，叶龙虎并不热衷于虚构故事，也不想展开想象的翅膀，而与文学作品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姿态，但所有积聚起来的篇什仍不失其独特的存在价值。以乡村作为主要叙事对象的文本，一个最显著的特点，便是其文字朴实而亲切，其内容翔实而生动，即使是描述那些很历史、很文化的东西，作者都能很好地做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白话运动时所倡导的“我手写我口”，从而赢得众多读者，尤其是乡村读者的喜爱。平心而论，以他目前的年龄来度量，他应是党八股文化耳濡目染之人，但他却成功地超越了荒唐年代留给他的桎梏和糟粕，并以独立进取之志完成了如此大幅度的转身，殊为不易。

有所遗憾的是，该选本为集中展现乡村文化遗存，而没有选入那些更能昭示乡村生活场景中世事存废的篇什，如远去的车盘头、油灯岁月、消失中的凉亭……使得本书中故土有余而乡情不足。希望作者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如既往，再上一层楼，期待作者他年再有《故土乡情》的姐妹篇问世。



目录

001/ 序 一

004/ 序 二

001 / 记忆中的二六市

005 / 老街回忆

011 / 最忆是丈亭

015 / 叶家小站

019 / 小镇祝家渡

023 / 钱家大院

027 / 湖塘小学

031 / 鸡鸣山下明德观

036 / 官桥和陈布雷

041 / 话说罗江

045 / 二进楼家

049 / 浪墅钱

053 / 叶家大屋



058 / 胡界大宅

063 / 从二六市集市说起

067 / 唐朝的三七市

070 / 历史河流里的无择浦

073 / “罗江”地名考

076 / 话说阳觉殿

081 / 芝林白岩溪

085 / 山南山北两丞相

090 / 芦山寺和妙善大师

094 / 五马桥访故

098 / 遥想鸡鸣湖

102 / 寻找鸡鸣湖

106 / 桐岭仙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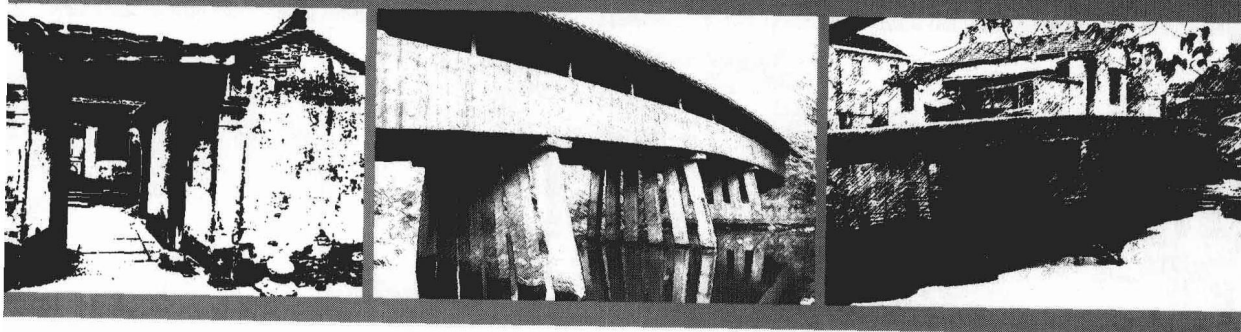
110 / 话说大隐

115 / 寂寞的进士第

120 / 童家印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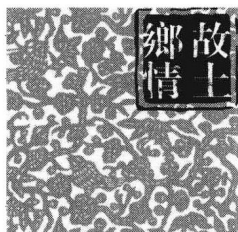
125 / 裘市旧事

130 / 杨陈翰林第



- 135 / 半浦时光
- 139 / 黄山古村
- 144 / 也说续兰亭会
- 152 / 《嘉德庙碑记》作者考
- 155 / 城山渡与古句章城
- 159 / 香溢五桂楼
- 163 / 走近黑龙潭
- 166 / 鸣鹤场寻古
- 170 / 李家坑的通转
- 174 / 四窗岩
- 178 / 横山曲水说金冠
- 183 / 被遗忘的河姆老街
- 188 / 明德观“行会”
- 192 / 罗江旧事
- 196 / 慈城情怀
- 200 / 抗倭名将胡宗宪
- 211 / 黄墓渡与河姆渡
- 219 / 罗江小学

223 / 后 记



记忆中的二六市

二六市旧称湖塘下市，为旧慈溪西乡（金川乡），离当时的县城（今慈城）仅二十里路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划归余姚县管辖，九十年代撤区并乡，成了三七市镇的一个行政村。在那个众所周知的疯狂的年代，小镇一度被改名为“二六市公社红武大队”，农历二四六九的市日也被当作“四旧”取消。但是农民不买账，多少年的文化沉淀、世代传袭的生活方式岂能说变就变的，于是，“新生事物”很快夭折，二六市还是二六市。

小镇的西边是鸡鸣山，据宋宝庆《四明志》，鸡鸣山亦称“仙鸡山”，夏侯曾先《地志》云，上有石井石床，又有铜瓶，非人力所能举，旁有石鸡，俗云是扶桑鸡飞下，因以为名。鸡鸣山东麓是源于旧鸡鸣湖的鸡鸣浦（今称魏家浦）。这条小河是我记忆的起源，大多记忆都围绕着这条河流展开，包括深埋在我记忆中的老街，也是依托小河两岸形成的古集镇。小镇特殊的地理环境，镇上的房子大多坐西朝东，背山面水。将视野向南北延伸开去，南边十五里就是举世



闻名的河姆渡遗址，紧挨小镇北边的是田螺山遗址。7000年前的文化积淀在小镇周围的地下静静安睡，伴随着小镇的日升月落。

镇北是一条古驿道，俗称官路，其中鸡鸣岭下的一段官路在宋代之前还是湖塘，湖塘下的集市在明末清初已经形成。对此，雍正《慈溪县志》就有记载。可以想象，当年的官路上是“风景这边独好”，南有繁华集市，廊棚下人们熙熙攘攘；北有广阔的鸡鸣湖，湖面上渔舟星星点点，岸边芦花飞扬，时不时飞起行行白鹭、群群野鸭。如果是中午时分踏上官路，远远可以望见湖中心田螺山上的渔家炊烟，那是多么的温馨。官路从慈城的西门伸出，穿越明嘉靖工部尚书赵文华的“江山会绣坊”，跨过建于南宋初年的甘板王桥、谷堂桥，经过湖桥庵后的如意亭，踏上唐贞元九年（793）明州刺史任侗兴建的鸡鸣闸桥，翻越鸡鸣岭，走过一代名儒陈布雷先生两代人创建的鸡山学堂门口，再经过渔溪、余姚一直西去。说到鸡山学堂，那是陈布雷的父亲陈依仁先生在自家私塾的基础上创建的，后陈布雷出资仿黄埔军校格局重新修建，我父亲和三叔就是在鸡山学堂读的小学。时光飞逝，岁月变迁，这条曾经的交通要道，现在几乎荡然无存，残留的路段因伸进村庄而幸存，大多埋没在了田间。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省级公路，紧贴小镇而过，车来车往，俨然成为新的交通要道，给这个小镇注入现代气息。

湖桥庵是值得怀念的。相传很久以前，古庵后面还是湖泊的时候，湖泊深处那些沿湖的山村就称为“相舂”。何为“相舂”？一说是沿湖渔民晒鱼鲞（相）之地；另一说是据明天启《慈溪县志》记载，说“堪舆家以其地当产宰辅”称“相山”。不过是几百年的时光，早不见了湖泊影踪，只留下湖塘、湖畈、湖山之类的地名痕迹。湖



桥庵离我家很近，我小时候常去玩。记得进山门就是弥陀菩萨，那形象至今还在眼前似的。庵里主持是一个年轻的尼姑，人们都叫她“新当家”，据说是天津来的大学生。庵里的老主持年事已高，村里不管老少都叫她阿太。阿太和蔼可亲，每当进庵玩耍，总要拿出一些当时农村很少见的冰糖、石榴之类的东西分给孩子。“大跃进”年代，年轻的尼姑被迫还俗，年老的去了敬老院。再后来老街发生火灾，拆了庵去修街，庵就不复存在了。从湖桥庵向南约一百米就是耶稣堂。教堂后的小屋有一个教徒，以踩缝纫机加工衣服为生，当时的缝纫机可是稀奇东西。她儿子叫国明，比我小一岁，常跟我一起玩，还记得有一年中秋节他拿了一个月饼给我。大概我七岁那年，他们全家搬到湖州去了，从此再没有见过面。

鸡鸣山下有一个建于元大德年间（1297-1307）的明德观，大门朝南，道地尽头靠路有一个放生池。据说，明德观可与建于唐天宝八年（749）的县东清道观和建于宋宣和二年（1120）的渔溪崇仁观齐名，是旧慈溪的三大道观之一。观里的古戏台，据老人们回忆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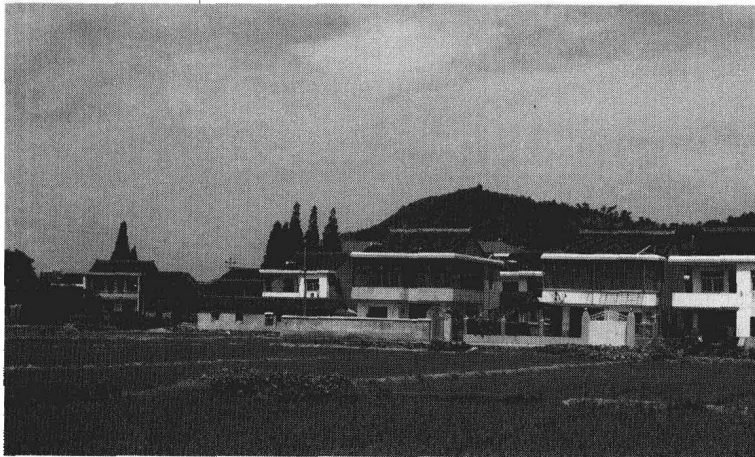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为已经拓宽的街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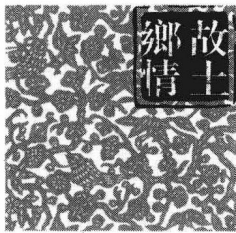
方圆几十里最考究的，而且也是当地的文化娱乐中心，当年的戏文班子就在这里为父老乡亲们演出。道观右侧是鸡鸣庙，后来成为生产队的仓库；左侧是建于宋绍定四年（1231）的鸡鸣寺，我读书时，寺里还有一个老和尚，下雪天不能回家吃饭，就去老师父那里蒸一条年糕当中饭。

那时候，鸡鸣寺旁的茂塘湾一直到岭缺头，沿山脚都是瓦砾滩，大人们叫火烧场。这是旧湖塘下市的遗址。小镇被“长毛”造反烧掉后，才慢慢移到了小河两岸。火烧场的断壁残垣持续了一百余年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又建满了房子。我曾在里面挖过红石板。当砍掉柴草，刨去瓦砾、泥土，露出一块块整齐的红石板时，我想象着当初集镇的光景。挖起的石板上，仿佛还有当年的烟火味，还能感受到当初人们的梦起梦落。鸡鸣山不高，但是，从隋初（581）夏侯曾先写的《会稽地志》起，历代史志都有记载。鸡鸣山最高点是“鑊肚脐”，向东看，整个小镇尽收眼底。当年紫云英、油菜花绽放的时候，大地像铺着紫红色、金黄色的绸缎，一望无际、清香阵

鸡鸣山不高，但是，从隋初（581）夏侯曾先写的《会稽地志》起，历代史志都有记载。鸡鸣山最高点是“鑊肚脐”，向东看，整个小镇尽收眼底。



阵。安静的小镇嵌在红黄绿相间的美景中，青砖黛瓦，袅袅炊烟，一片祥和安逸的气氛。



老街回忆

家乡的老街已经消失几十年了，它还是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中。

一条南北流向的小河穿小镇而过，老街就在河的东西两岸。河岸是用长条石砌的，许多石桥连接着两岸的店铺。据老一辈人说，老街过去有过很多老字号的店铺，坐西朝东的有惠良木器店、叶德万铜匠店（我爷爷八十年前开的店）、长顺镰匠店、米行、兴泰南货店、宝元泰纸钱店、大饼店、肉店、咸货店、益兴洋布店、和丰南货店、同昌染店等。坐东朝西的店铺从“童家里头”的南墙开始，有铁匠店、咸货店、回春堂药店、鞋匠店、豆腐店、盛仁丰酱油店等，中间还有一条逼仄的横街，横街里曾经有过一家叫“宝元”的酒坊，据说像电影《红高粱》里面的酒坊，很有一些规模。从财神殿桥脚沿着横街向东可以出镇。不过，从我记事起，横街已经没有店铺了，两条直街也大多改成供销社的百货店、杂货店、副食品商店和饮食商店了。

我小时候，横街还有一家轧米厂，一个叫“礼仁阿大”的大个

子是开轧米厂的，是他的烧柴片的机器结束了二六市世代代用碾子碾米的历史。过了小江桥还有客栈、瞎子算命店、剃头店、石匠店等。客栈老板娘“南恒姆嬷”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接生婆，就是她老人家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。小时候，我常常看到她老人家慈祥的笑脸和外出接生时匆匆的步履，偶尔也会停下脚步，问几句“读几年级啦”之类的话。过同昌染店向西拐，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河北岸有许多老房子，其中一座围着高高围墙的老屋是卫生院。跨进石门槛，里面是坐北朝南的三间楼房，地板、楼板漆得通红，山墙头砖雕栩栩如生，青石板铺的天井很宽敞。两边房间是门诊室，中间轩子间屏风壁开一个洞，算是配药的。

卫生院里有一个老医生，大家叫他“子涛先生”，药店信出身，中西医都精通，在家乡一带算得上是一代名医。其医术、医德深得人们尊敬，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会来找他看病，尤其是小儿科。以至于他养老回罗江老家，仍有人抱着孩子上门求医。直到今天，街里巷

间还流传着他许多妙手回春的故事。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妇女，一夜之间眼睛、嘴巴都歪了（面瘫），子涛先生叫她别着急，吃三帖中药试试，谁知她吃了两帖就好了。遗憾的是，子涛先生是地主成分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这

图为老街旧址。

